

# 拉康与自闭症

LACAN AND AUTISM

作者：Laznik

翻译：贺 罡

校正：林 优

# 拉康与自闭症

拉康对自我的概念有一个相当特殊的设想。在他看来，精神装置（psychical apparatus）不是只有一个核心而是有两个：分别是自我和无意识主体。二者分处两端并不重叠。拉康喜欢说，为所有现代思想带来革命的不是哥白尼，（哥白尼用太阳取代了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而是开普勒发现行星围绕椭圆轨道运行方式：即轨道不是由一个中心而是有两个中心所决定。

我先不在此讨论拉康的主体理论（尽管它确实是他著作中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我们只有首先理解拉康的自我（ego）概念，才能理解它。如果无意识主体与语言的象征秩序深切相关，那么自我，就拉康而言，则是一个想象界的例子，等同于身体的镜像。因此，主体第一次在自己之外理解了自我。自我也因此是对形象异化的产物，是话语意义上的异化。

正因如此，自我在拉康派中名声不佳。每一个严肃的分析家都会认为经典分析治疗的工作过程需要为了无意识主体而去掉这种异化的自我。但是，面对一个拉康理论中异化自我尚未形成的临床案例时，我们该何去何从？

当面对自闭症的临床治疗时，我发现这个自我是多么的珍贵，多么不可或缺，尽管这个自我在镜像可能是受到了异化。

## 成人与婴儿之间缺乏目光（non-gaze）是自闭症的主要标志之一

母亲和婴儿之间缺乏目光，（可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甚至延伸到治疗婴儿及其父母的精神分析师那里，）构成了一个主要标志，使我们能够对生命的头几个月出现的自闭症提出假说（刻板动作和自残只发生在第二年）。

缺乏目光不一定会导致日后典型的自闭症症状，但无论如何，它都表明在与大他者（Other）的镜像关系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这些婴儿的镜像阶段很可能无法形成，或者至少没有恰当地形成。拉康非常重视那个特定的时间，即通过大他者识别出镜像，在那一刻，婴儿转向抱着它的成人，并要求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认可婴儿在镜子中所感知到的形象。这种与镜像关系的建立，在逻辑和时间意义上都对应于一个时刻。它是在生命的第六个月左右建立起来的，除了自闭症儿童。在自闭症的情况下，它要么根本无法建立，要么只能在治疗关系的框架内姗姗来迟。有趣的是，在拉康的工作中对于时间的参考是非常罕见的，他总是极力抵制精神装置按时间顺序和线性发展的起源概念。镜像阶段更是拉康理论中温尼科特所重视的一点。与镜中的身体形象关系出现狂喜的这一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形象使得婴

儿获得他对自己和对象（object）的统一感，并为他与他人、自己的同伴的关系提供基础。这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的功能。

父母和婴儿之间的一段史前史，使在镜子前的狂喜成为可能：这是对镜像的预演，它允许婴儿识别出自己拥有一个身体。为了理解这个模型是如何进入拉康的思想的，我们必须转而去看他梅兰妮-克莱因的小迪克（Dick）个案的解读，因为正是在那里，他所遇到的理论困难导致他制作了这个模型。事实上，给他带来困难的不是他所欣赏的梅兰妮-克莱因的临床，而是将投射和内摄放在了同一层面的方式，对于拉康而言，这二者的机制不同，一个是属于想象界，另一个则属于象征界。下面，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读读小迪克的故事吧！

.....

## 迪克个案对拉康概念发展的影响

1954年，拉康提出对安娜·弗洛伊德自我理论的反驳。迪克个案可以说是极佳的临床证明，用来反对分析者的自我作为分析家同盟这样的说法。

对这个观点进行质疑的是克莱因名为《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Klein, M. 1930]）的文章。在此文中，梅兰妮·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相悖。拉康因此基于梅兰妮·克莱因的文章，在几个研讨班上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Lacan, J. (1975), pp. 68-85]

在对克莱因的解读中，拉康对她的干预效果非常着迷。克莱因把俄狄浦斯神话口语化了，拉康说：“你是小火车，你想干你妈”。这就是拉康的“翻译”方式。这不是梅兰妮-克莱因对迪克说的。不这么做可能是对的，因为迪克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在迪克身上，拉康的兴趣点是他缺乏交流、深刻的冷漠、情感淡漠、缺席。他在那里仿佛克莱因并不存在，如同摆在那的家具。这个男孩完全在（个人）现实中。他不在人类世界，拉康补充说。迪克甚至不能进行原初认同，或是尝试象征化。。

梅兰妮-克莱因对他说话，他只是个没有应答的存在，直到那一刻，她为迪克纯粹而简单的现实进行了命名。拉康进一步说，这不是解释，而只是为事物命名。

.....

在我看来，在与自闭症儿童的工作技术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里，所有的解释都被取代了，因为

他们的精神装置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组织起来，所以试图减少俄狄浦斯神话的影响是毫无用处的。拉康自己在最初开了迪克的乱伦欲望的玩笑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梅兰妮-克莱因说：“对象是由投射、内摄、排除和对坏对象的再内摄（projections, introjections, expulsions, reintrojections of bad objects）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主体在投射出他的施虐之后，看到它又从这些对象中返回”[拉康，J.（1975），第74页]。这给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对他而言，内摄不是投射的反面。内摄总是对言语（speech）的内摄，属于象征维度。而投射属于想象界。由此，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对实在界的构成中如何将象征界和想象界连接进来。

拉康使用了一个小模型[拉康，J.（1975），第77-80页]，这成为他著名的镜像阶段的预演。他认为弗洛伊德也曾使用过模型。但他补充道：“记住，它们只是脚手架，而不是建筑本身”

### 建立起身体形象的光学模型

拉康提出了一套光学物理的方法。这是他得益于波阿瑟（M. Bouasse）的发现，借此图式展示出如何创造出一种错觉，即将一束隐藏在观察者视野之外的花束抬高放到一个真实存在的花瓶中。波阿瑟利用了凹面镜的光学特性，将真实的物体（花瓶）与似乎也在那里的某物关联到一起，花束似乎与真实的物体融为一体，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影像。在这个图式中，波阿瑟称那些不在那里的花为实像。主体可以看到花瓶颈部上方的花朵，看到实物和实像带来的错觉，将这二者感受为一体，一个统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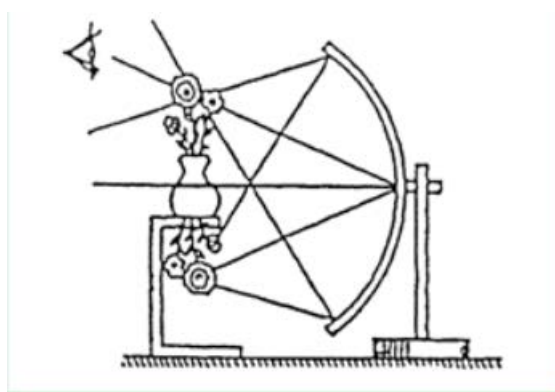


图 I

这样就可以让拉康把迪克的现实与投射的想象性元素的关系组织起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哪里放置了象征界。

这个光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为精神装置的最初建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隐喻。花瓶和花朵所形成的虚假的统一体，使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来理解自己身体的构成。这个模式确实是发现了一个错觉，呈现了一个实物和一个实像的蒙太奇，一个存在之物和一个不存在之物的蒙太奇。婴儿的身体是婴儿的实在（让我们简单地称其为婴儿的有机体）和（根据我的假设）将被纳入其中的东西衔接而成的产物；通过我称之为“父母的目光”的效果，一个成像与婴儿的实在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注意，这也只是父母的精神装置的成像。



为了形成这个像，需要一些象征秩序的条件。他们的眼睛必须恰当地处于来自凹面镜的边界交汇形成的锥线范围内。让我们以弗拉-安杰利科（Fran Angelico）为例。这位画家代表作是多幅“天使报喜”（Annunciations），特别是科托那（Cortona）收藏的那幅，我们看到玛丽亚被话语（words）告知会生出上帝之子。画家甚至在他的画上画出了这些话，围绕在这位处女周围。

让我们回到图 I：首先试着想象一下，花瓶是一个便盆（potty），而花朵是一个戴着皇冠的小天使。这种矛盾的图像使我们能够理解婴儿的实在与“某物”之间的特殊联系：用便盆可以很好地描绘这个有机体填满和排空方面；而“某物”仍然只是一种像，一种预期的表象（representation），也就是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中所说的“宝贝陛下”（His Majesty the Baby）。多年来，我始终不相信婴儿身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相反，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处于儿童无意识结构产生的起点。

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在大他者（这里指是母亲和父亲）的目光下，想象界的光辉是如何出现的：



图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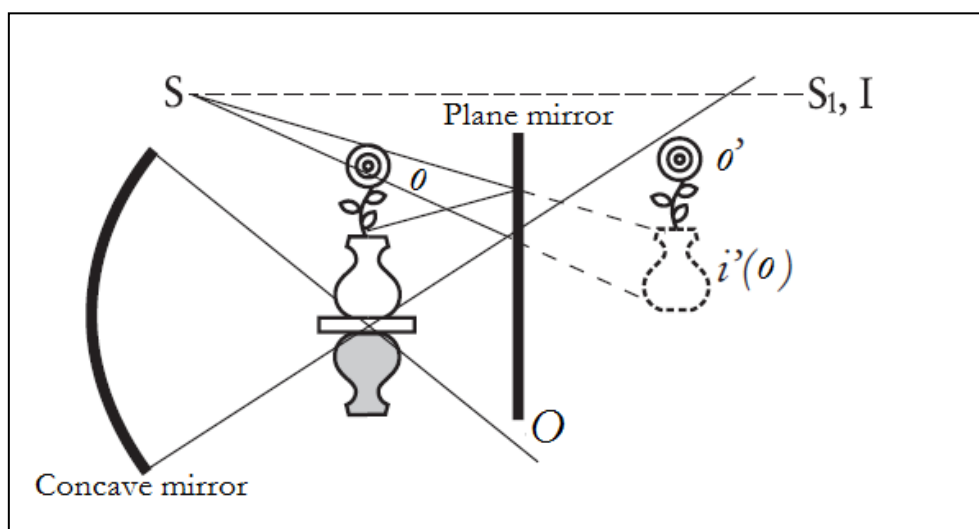
在几乎所有的《耶稣诞生》中，父母形象热切的目光笼罩着这个婴儿形象，从而掩盖了他苍白的现实。而且，为了使人们对他的陛下（身份）没有任何怀疑，婴儿的身体完全被光环所包围。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形象，是拉康所说的阳具性贯注（phallic cathexis）的中心，也是爱的对象。

让我们回到光学图式。拉康用它来研究完整的镜像关系，即已经建立起来的镜像阶段的关系。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为波阿瑟的模式引入了一个新的元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装置中，主体的目光，即眼睛，不可能是儿童自己的（这里用插着花束的花瓶来表述）而必须是一个大他者的。为了让儿童能够看到自己，拉康建议对原有的模式进行一些修改，特别是引入一面平面镜。因此，他就能够引入那个时刻，即主体（婴儿）狂喜地认出了提供给他自己的镜像。

这可以说是一则寓言。但它让我们能够阐明精神经济中想象界和实在界是多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如果说迪克处在花瓶的位置，那么他需要一面平面镜来看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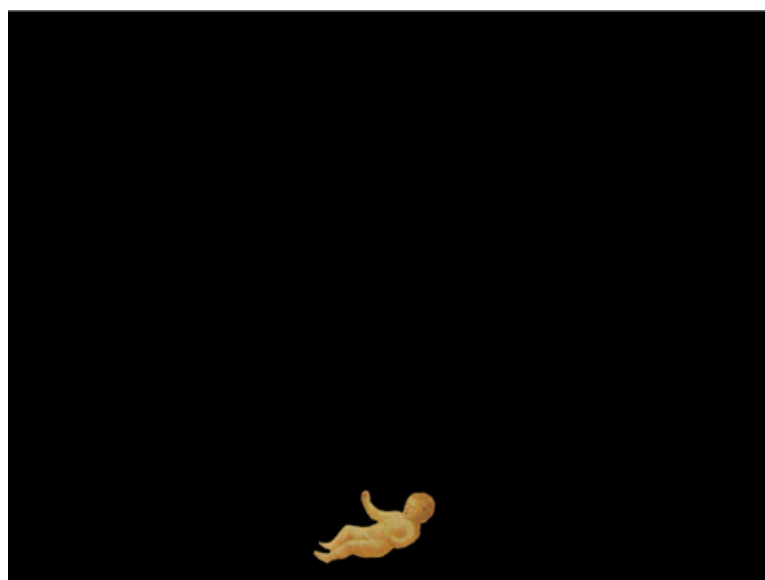
只有在《转移研讨班》（1961年6月7日）<sup>1</sup>上，拉康才再次使用了这个模型，并给平面镜起了一个名字：大他者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早于温尼科特同一论点的论文。根据拉康的观点，他与梅兰妮·克莱茵进行了内部辩论，争论的难点在于她不能区分属于不同辖域的内摄和投射。现在让我们听听拉康的观点：

原注 1：此为研讨班的非标准版翻译，是根据 Cormac Gallagher 法文打字机版译本的未编辑版本翻译而来。



“《爱与催眠》（Being in love and hypnosis）是弗洛伊德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在其中分析了群体心理学。这个已经构成并内摄的自我理想可以再次投射到一个对象上——再次投射，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在经典的理论中，并未区分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使得这些进进出出的内摄和投射不仅模糊的，而且是任意的（.....）——就自我理想可以被重新投射到一个对象上而言，如果这个对象正好是对你有利，善意地看待你，那么它将成为你贯注了爱的对象（.....）”

我作为精神分析师与婴儿打交道十来年，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模型有缺陷，因为它是静态的。无法让我看到婴儿也在这个场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边观察，边走向大人。早在15年前，让·贝格斯（Jean Bergès）博士就向我指出了这里面的困境，他试图让我明白，父母对婴儿的力比多投资不是针对一个静态的形象，而是指向他所谓的“功能的运作”（functioning of the function），这个术语是他从他的老师 Ajuriaguerra 那里学来的。例如，对婴儿的力比多投资是在其运动性、其能动性中，而不是在一个静态的形象中。此外，这也是这幅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这幅画中，婴儿是主动的：他做了一个手势，手臂指向父母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对这些刚开始表现出自闭症迹象的小婴儿，我似乎需要更多的临床经验才能放弃“婴儿的一切都源于父母的精神生活，他只是烙上父母幻想的新蜡”这样的想法。

临床经验告诉我，仅指望父母对婴儿进行力比多投资是不够的，父母的力比多投资还需要一些象征性条件，并且父母的幻想对婴儿必须有利。并且，婴儿也应当去看，应该能够做出姿态，看向父母，使得他们可以感受自己如同父母一般存在。然而，不幸的是，我的临床告诉我，处在自闭症初期的婴儿几乎不看任何人，除了我们接近他们的特例情况下，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见 Laznik M. C. (2007)]。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生命一开始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只谈影响到个体发展并且是自闭症所独有的问题。我们把伴随出现的相关病理（自闭综合症）先放在一边。的确也存在着称之为“晚发”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自闭症迹象似乎要到生命的第二年才会出现。但是这种形态比较少见。

.....

我们再来看看拉康对迪克的解读：梅兰妮-克莱因强调了想象界的贫乏。而拉康却补充说：他没有呼



唤（call），即使他有了一种语言。拉康说，呼唤不是语言，而是在语言之下。如同一个缺少语言的宠物，发出呼唤吸引你注意到它缺了什么。而人类的呼唤，则保留了更为丰富的发展（空间），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已经获得语言的人身上”拉康，（1975），第 84 页。

这种呼唤后来发展成为拉康的理论中的乞灵冲动（invocatory drive），这是一种新的冲动，是拉康在 1964 年对经典冲动理论进行的补充。视界冲动（scopic drive）有可能会反转（reversion）为乞灵冲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英文标准版》中对 Triebe（冲动）的翻译是 Instinct（本能）。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一般不使用这个译名，而更喜欢法语中的“pulsion”（冲动）。此外，德语中也有 Instinct 一词，但弗洛伊德选择了 Triebe。拉康解读的重要性也恰是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得以展开。在英语中，我们使用 drive（驱力/冲动）这个词。1964 年，拉康声称他保留了 instinct（本能）这个术语，用于所有与有机体生存有关的事情。因此，在冲动（drive）最初的一理论中，所有与自我本能相关的内容都丧失了冲动的特性。我们可以说，在英文翻译中他只是为 sexual drives（性冲动）而保留了“drive”一词。

拉康说：“冲动纯粹是在语法层面而言的。它是弗洛伊德用来使我们能够理解冲动由内而外的往返运动的工具和技巧”[Lacan, J. (1973), p. 200]。弗洛伊德用 3 个时刻（stage）来阐述冲动：主动、自反和被动（active, reflexive and passive）。拉康说，最后一个被动时刻，必须替换成让自己被看到和被听到等等。”这就意味着根本的主动性，在这方面，我与弗洛伊德所做的区分相一致，即对冲动的领域和爱的自恋领域所做的区分” [Lacan, J. (1973), p. 200] 。

迪克就像我们可以在家庭视频中看到的自闭症婴儿一样，不会发出任何呼唤。他完全不会让别人听到自己。拉康说梅兰妮·克莱茵没有给迪克一个解释（interpretation）。她只是告诉他：迪克小火车，爸爸大火车。这孩子说出了“车站”这个词。梅兰妮·克莱茵回答说：“车站是妈妈，迪克正在进入妈妈。”

迪克躲在两扇门之间的黑暗处，呼唤他的奶妈。这是他第一次发出呼唤。梅兰妮·克莱茵说他正在进入他的无意识。而拉康则会说，此前他没有无意识。1964 年，拉康再次将呼唤能力的显现与进入无意识联系起来。他指出，视界冲动和乞灵冲动将大他者引入欲望的辖域，乞灵冲动是最接近无意识的体验。[Lacan, J(1973) p. 104]

拉康派分析家总是会认为自闭症儿童没有任何无意识组织。不过，通过花瓶和鲜花的隐喻，拉康承认迪克已到达自恋的水平。接着，他着手讨论弗洛伊德的论文：《自恋导论》。在那次讨论中，他指出，如果性欲力比多没有从个体保存的一整套功能中分离出来，那它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拉康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自恋导论》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重提区分自我力比多和性欲力比多的必要性。也就是在当时弗洛伊德谈到的自我冲动和性冲动。



直到1964年，拉康才清晰地区分出冲动和爱的自恋这两个不同领域。（1964年5月29日）

## 性冲动与自恋阳具化投资之间的对立

下面提供一个很有启发的案例，关于拉康提出的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尤其是在爱的自恋领域和正确地说是冲动（部分性冲动）领域之间。同时，这种对立对于理解婴儿成为自闭症的家庭视频也大有裨益。

毛里西奥（Mauricio）是比萨斯特拉·马里斯基金会（Stella Maris Foundation）拍摄的系列电影中的一个孩子。桑德拉-马斯特罗医生（Doctor Sandra Maestro）和菲利波-穆拉托里教授（Professor Filippo Muratori）在见到他后不久，就给我带来了一部家庭电影的拷贝。这个孩子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谜团。他在三岁时被送到他们所在的中心进行诊断，他表现出一种公认的自闭症状况，这与他们在孩子父母带来的家庭影片中看到的情况并不一致。

实际上，在拍摄的场景中，这个孩子似乎曾在一些时刻里以一种深情的方式与父母交流。我的同行们对此大惑不解。我得承认，一开始我也是如此。

下面是之前令人迷惑的场景中的一个例子：毛里西奥大约10个月大，躺在摇篮里。他的父亲来了，热情地对他说：“那么，你要给我看看吗？”孩子开始站起来，同时抓住婴儿床的两侧。他爸爸鼓励他说：“你多壮啊，加油！加油！”父亲饱满而充满深情的声音有一种迷人的韵律。当他的儿子站起来时，父亲的声音热情地发表着评论：“加油呀！加油！一句“毛里西奥！加油！”祝贺着儿子的身体挺立起来，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很明显，这些赞美让他很高兴。

父亲继续用热情的声音说：“毛里西奥！毛里西奥！”每一个字中都洋溢着支持。他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方式留住儿子的注意力。儿子也在父亲的热情中松开了一只手，向正在拍摄的父亲的方向伸去。下一个瞬间，婴儿低下头，父亲的声音萦绕着他：“毛里西奥，加油！毛里西奥，棒棒的！了不起！”（Go Mauricio Great Mauricio! Magnificent!）在这些赞叹声中，婴儿看了看父亲，眨眨眼，好像在表示自己很满意这样的认可。“你真了不起！”婴儿脚下有些踉跄，父亲又把他抱起来：“滴，滴，滴，滴！（Ti）毛里西奥，棒！”然后开始哼唱：“滴，滴，滴，滴”。当毛里西奥看向别处，父亲又叫他“哦，毛里西奥，你很强的，你知道吗？宝宝马上看着向他说“噤，噤，噤”（Té）。父亲做出了很棒的回应：“亲爱的，你想说什么？”

这说明父亲假设了孩子主体的存在，所以才会认为他说点什么。婴儿的父母一般会在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某些精神分析家推测自闭症儿童之所以产生出问题，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的父母没有这样做。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家庭影片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母亲厌倦于对听到自己话语毫无反应的婴儿的进行反复询问。而父亲们更多的是在孩子一岁和二岁的时候才会介入。

像毛里西奥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自闭症呢？为了对这些孩子做出解释，我的意大利同事决定创造一个新的分类，他们称之为“晚发型”。依据这种观点，有些孩子在第一年会正常发育，但在第二年就会出现自闭症的症状。

毛利西奥从出生起就被父母热切的赞美和爱的目光所包围，但有趣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对与父母建立任何冲动性质的关系完全没有兴趣。用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中的说法，这个婴儿有很好的自我力比多能力，但似乎对性欲力比多不感兴趣。

凭借着这些父母的共同努力，他们成功地用目光和赞美的话语包围了这个孩子，但是当它开始行走时，孩子却没有走向他们，也没有呼唤或寻找他们，一切都崩溃了。

译者对两个词的说明：

1. 对于 object 的翻译，如无明显的主客二元语境，皆翻译成对象，用以去除在中文语境中译为“客体”时所带有的客观化倾向。同理对 Other 的翻译皆为大他者，以去除翻译成“彼者”时所暗含的带有“此者”的倾向。
2. 拉康提出四种部分冲动，即口腔冲动(oral drive)、肛门冲动(anal drive)、视界冲动(scopic drive)以及乞灵冲动(Invocatory drive)。Invocatory 是乞求的意思，中文中有乞灵（出自《左传》）一词，意为“求助于神灵或某种权威”，比较贴合于（婴儿）主体与（父母）大他者之间的关系。故遵从李新雨先生翻译成乞灵冲动。

## 参考文献：

**Klein, M. (1930).**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 I. (pp. 219-232).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5.

**Lacan, J. (1973).** In: Jacques-Alain Miller (Ed.) & Alan Sheridan (Trans.), *The Seminar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n Psychoanalysis 1963-1964*.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1.

Lacan, J. (1975). In: Jacques-Alain Miller (Ed.) & John Forrester (Trans.),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1.

**Laznik M. C (2007).** Joint mother-baby treatment with a baby of 31/2 months who shows early warning signs of autism. In *Signs of autism in infants: Recogni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Stella Acquarone (Edited by), London, Karnac.

**LAZNIK, M. C. (2009).** « The lacanian theory of the drive: an examination of possible gains for research on autism » In: *JCFAR The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Freudian analysis and research*. Gillian Clayton (Edited by), n. 19, London.